



亞非會議日記

李慎之 張彥著

世界知識社

亞非會議日記

李慎之、張彥著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亞非會議日記

李愼之、張彥著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47·787×199·1/32·2印張·3插頁·40,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00 定價：(6.0.2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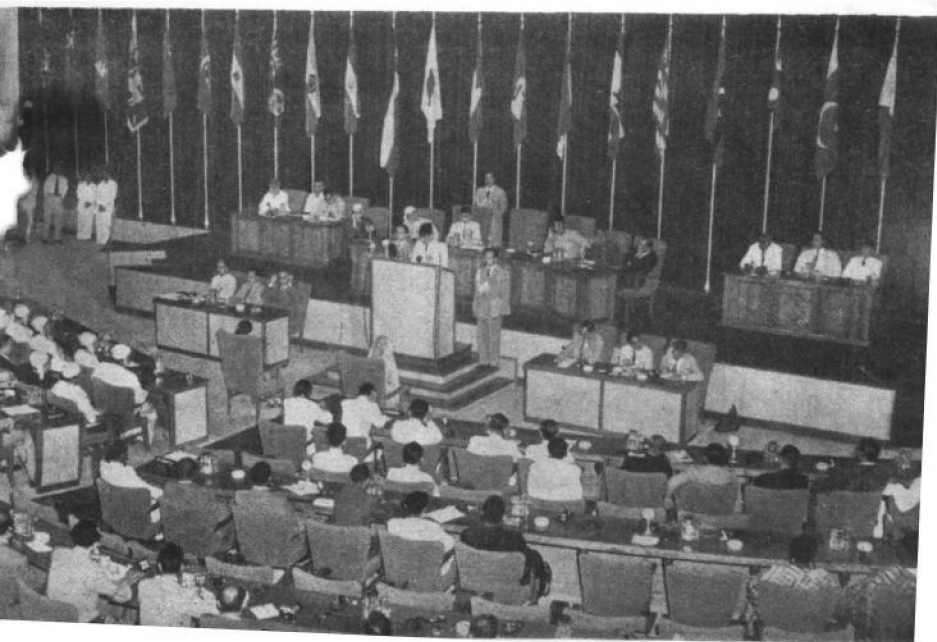
左. 亞非會議會場——萬隆獨立大廈。

新華社稿

下. 亞非會議於四月十八日上午在獨立大廈開幕。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二十九國，它們的面積共三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佔全世界土地面積將近四分之一；人口共十四億四千萬，佔全世界人口將近三分之二。

圖為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致開幕詞。

新華社稿





上. 出席亞非會議的我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總理四月十九日
在亞非會議全体會議上作補充發言。 新華社稿

下. 亞非會議的我國代表團席次。前排右起：周恩來、翻譯員、
陳毅、章漢夫。 新華社稿





周恩來外交部長在參加亞非會議期間，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双重國籍問題的條約上簽字，代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簽字的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蘇納約外交部長(右邊)。

新華社稿

在會議休息時，與會的各方人士請周恩來總理簽名留念。

新華社稿





周恩來總理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陪同下遊覽了雅加達市區。圖爲他們乘坐汽車經過市區時，受到雅加達華僑青年的熱烈歡迎。

新華社稿

目 錄

四月十六日	初到雅加達.....	1
四月十七日	會議前夕的万隆.....	3
四月十八日	亞非會議開幕了.....	5
四月十九日	中國人民的聲音.....	14
四月二十日	从獨立大廈到紅白旗大廈.....	22
四月二十一日	前進中遇到的逆流.....	26
四月二十二日	沒有協議的一天.....	30
四月二十三日	朝着成功的希望躍進.....	35
四月二十四日	亞非會議閉幕了.....	40
四月二十五日	熱情的華僑.....	46
四月二十六日	欢騰的雅加達.....	50
四月二十七日	在雅加達的第二天.....	54
四月二十八日	再見, 印度尼西亞!	57

CAE 84/01

四月十六日 星期六

初 到 雅 加 達

从飛機上看下去，海水的顏色由深藍變成了淺綠，在一個一個小島後面，一片廣闊的海岸漸漸在底下出現。“爪哇！”坐在後面的一位印度尼西亞朋友這樣說，“我們來到印度尼西亞的土地上空了。”

雅加達的巨大的身影馬上奔來眼底。从飛機上看下去，幾乎所有的屋頂都是紅色的。它們和四周濃綠的熱帶樹木構成一幅色彩鮮明的圖案。

不久以後，飛機就在瑪腰蘭機場着陸了。時間是下午六點鐘。打飛機上就可以看到密密層層的人羣。艙門一打開，急雨似的掌聲就立刻隨着赤道上又熱又濕的空氣衝了進來。

首先前來歡迎周恩來總理的是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蘇納約和中國大使黃鎮。

只有對耀眼的鎂光燈的閃亮和照相機嘈雜的劈拍聲稍為習慣了一點的時候，才看得分明接待室前面高高豎起的二十九根旗桿，上面飄揚着二十九國彩色斑斕的國旗。接待室裏和過道上都裝飾了椰子樹葉和花草。這個“印度尼西亞的大門”已經為迎接貴賓而盛裝起來了。

機場外面的大街兩旁都是人羣。飄着五星紅旗的中國代表團的汽車走到那裏，那裏就爆發起歡呼和掌聲。

無數的人來歡迎中國代表團，然而，我們却總覺得缺少了幾個人，這種感覺像一塊鉛一樣壓在心上。

是的，是缺少了石志昂、李肇基、鍾步雲，缺少了沈建圖、黃作梅、杜宏、李平、郝鳳格……。他們本來應該在這裏。九天以前，我們一同離開北京。當時，我們握着手說：“雅加達見”。我們計算好了他們會在這裏歡迎我們，現在，我們到了，他們呢？

他們現在是在沙撈越的海底。五天以前，他們因為遭到蔣介石特務的暗害而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了。

到大使館以後，看到報上登載的消息說，北京明天要為烈士們舉行追悼大會的時候，一陣絞痛攔住了大家的心靈。

晚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向北京的追悼大會發出了一個唁電，對烈士們表示沉痛的悼念，並且對他們的家屬致衷心的慰問。唁電最後說：“和平事業決不是卑劣的陰謀所能破壞的。為和平而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它表達了我們所有的人共同的感情。

一到雅加達，對於亞非會議所面臨的問題的實感就開始強烈起來了。從雅加達人民所表現的熱情上可以看出這個會議所包含的巨大希望，而從另外一面也可以看出這個會議所必須克服的困難。

雅加達的報紙上登載着這樣的消息：雖然美國並沒有參加亞非會議，它却派出了一個最大的“代表團”——由近七十個人組成的記者團，其中有許多人是在這兩天才忽然幹起記者這一行來的。

“印度尼西亞新聞”說，美國特務機關還在指使蔣介石在印度尼西亞的恐怖組織“鐵血團”和印度尼西亞的武裝匪徒勾結，準備在亞非會議期間發動騷擾和暗殺……。

“獨立報”說：“幾世紀以來，亞洲一直被西方國家當作奶牛。而在一些亞洲國家取得獨立之後，西方國家就在它們之間進行挑撥離間。這一點，出席亞非會議的國家必須警惕。”

前途的荊棘確實不少，但是我們都相信：“和平事業決不是卑劣的陰謀所能破壞的”。

夜已經很深了，早過了十二點了，但是大使館門前的加渣馬達大街上還是站滿了人，有中國人，也有印度尼西亞人。

四月十七日 星期日

會議前夕的萬隆

早晨六點鐘，大家就起來了，今早要到萬隆去。

這樣早，然而加渣馬達大街上已經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他們要看一眼或者再看一眼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新中國的代表們。

同昨天一樣，我們的汽車是在人排成的牆當中，在人們的歡呼和掌聲當中開到瑪腰蘭機場的。

飛機在九點三十分起飛。沿海的平原慢慢從眼中消失，迎面而來的是一簇簇尖得出奇的山峯，白雲像輕紗一樣在峯腰飄蕩，再下面，一層一層蓄滿了水的梯田，宛如鑲嵌就的螺鈿一樣，在熱帶植物的濃蔭下閃閃發光。多麼秀麗的山河，多麼勤勞的人民啊！

雅加達灼熱的空氣漸漸遠了，身上漸漸涼爽起來。三十

分鐘之後飛機降落在萬隆的安第機場。這個城市是一個清涼的避暑中心，照中國人的標準看，這裏與雅加達氣候相差將近一季，如果說後者是盛暑，那末這裏就是新秋。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總理親自到機場來迎接周恩來總理。

代表萬隆一百二十個團體的“萬隆歡迎亞非會議人民委員會”主席阿末向周恩來總理致了頌辭。然後，一位印度尼西亞女郎給周恩來總理戴上了花環，兩名華僑女學生獻上了鮮花。

在機場的接待室裏，向報界散發了周恩來總理的書面談話。

這個談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抱着對於和平和友好的熱烈願望，前來參加即將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

在這個談話裏，周恩來總理也提到了四月十一日的飛機謀殺事件，他說：“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歡我們這個會議的。他們正在力圖破壞我們的會議……。但是……我相信，我們的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並對於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對於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價值的貢獻。”

以後發生的事實將會証實上面的預言。

從機場出來，長長的安第公路兩旁站滿了萬隆的人民，當中國代表團的汽車在呼嘯着的軍用摩托車引導下從人叢中駛過時，人們忘了一切地鼓掌，歡呼。一路上可以聽到用各種語言喊出來的“和平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印度尼西亞友好萬歲！”有印度尼西亞語，有英語，有潮州話、廣州話，以至生硬的北京話。

一個擠在人背後的年輕的中國母親，讓她的看來不過

兩歲的女兒坐在自己的肩頭上，用力地搖着孩子的胳膊。從她笑着的臉上似乎可以聽見她在說：“揮手啊，孩子！這是從我們的祖國來的，他們是我們的親人。”

他們中間有許多已經在昨天冒着中午的驕陽和傍晚的驟雨等了一天，因為原來有消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要在昨天到達的。

十點三十分，汽車開到了達曼·沙里十號——中國代表團別墅。同樣，門前已經站滿了成百的人羣。

中國代表團的一部分代表到了市中心的豪曼飯店，這個旅館和緊挨着的普里安格爾飯店是各國代表團的專用旅館，離明天要開會的亞非會議會場——獨立大廈不過百步之遙。在兩個旅館的門前豎立着二十九根旗桿，那個國家的代表團到了，那個國家的國旗就在那裏升起來。

中國代表團到了，五星紅旗莊嚴地升起來。

獨立大廈裏的會議還沒有開始，裏面只有少數的工作人員在忙碌地進行最後的布置工作。然而門前的大街上却滿滿是人。

僅僅在幾年以前，這座大家所仰望的房子還是荷蘭人的夜總會，叫做“剛果第亞大廈”。七十五年以來，能夠到這裏和對面的屬於外國旅館托辣斯系統的豪曼飯店來的曾經有荷蘭殖民主們，日本佔領者們，韋斯特靈^①匪徒們，外國的資本家和陰謀家們，而用自己的血汗建造了這所大廈的

① 韋斯特靈上尉是原來荷蘭殖民者駐印度尼西亞的軍官，一九四九年退伍後，在荷蘭與其他帝國主義支持下，在西爪哇（萬隆周圍一帶）組織武裝叛亂，企圖顛覆年青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一九五〇年初，韋斯特靈的叛亂為印度尼西亞政府收平，韋斯特靈本人乘荷蘭海軍飛機逃到新加坡，其殘部仍在西爪哇活動。亞非會議後，韋斯特靈還在荷蘭公開宣稱要重回印度尼西亞組織顛覆活動。

印度尼西亞的普通人民却進不得門，近不得身。七十五年以來，這裏曾經是無數奴役和迫害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陰謀的策源地，是集中了各種淫亂和罪惡的“銷金窟”，只有到現在，它才第一次洗淨了自己身上的污穢，為印度尼西亞人民，為亞洲非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服務。

一個多星期以前，由於蘇加諾總統的命令，“剛果第亞大廈”命名為獨立大廈了，大廈前面的東大街命名為亞非大街了。

現在，人們聚集在亞非大街上，凝望着獨立大廈。從他們興奮的臉色上就可以看得出他們心底的激動。因為這所大廈本身就是殖民主義從猖獗到失敗的象徵，是殖民地人民從屈辱到獨立的象徵。

反對殖民主義，要求民族獨立，這是亞非國家和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亞非會議一個重要的課題。正是因為如此，許多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殖民地人民派遣了他們的代表到萬隆來尋求同情和支援。

傍晚時分，作為觀察員來參加亞非會議的突尼斯、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三個北非的法國殖民地的代表在豪曼飯店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會上，突尼斯的優素福和摩洛哥的法席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我們認識到會議決心要消滅任何地方的殖民主義，然而仍舊在殖民統治下生活的我們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一些殖民國家以及它們的盟國最近一致堅決表示要和我們對抗而形成危險的局勢……。北非代表團認為萬隆會議是一個有資格的組織來建議，決定適當的措施以結束北非的殖民主義。”

今天早一些的時候，從南非聯邦來的非洲人國民大會

代表柯坦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代表卡查利亞也散發了一個書面聲明，要求統治着南非聯邦的白種優越論者“放棄不公平的和災難性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

馬來亞人民的代表也散發了類似的宣言，要求亞非會議幫助馬來亞人民擺脫外國殖民主義的統治。

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殖民地人民正義的正當的呼聲。然而它們引起了殖民主義者的恐懼。

北非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到這個招待會上來“採訪”新聞的帝國主義的“記者”們居然對優素福和法席的聲明提出“意見”，說這個聲明“太過火了”。

這類“記者”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從美國紐約州來的國會議員鮑威爾。當法席在答覆別的“記者”的挑釁性的問題，說到摩洛哥人民決不承認法國把在摩洛哥的軍事基地轉讓給美國的協定時，鮑威爾的臉色一下變了。“面容失色”——一位路透社記者就是這樣形容他的。

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之後不久，這位最近才取得了記者身份來參加亞非會議而並不諱言自己是美國政府的觀察員的眾議員鮑威爾先生就自己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他的全部發言的目的是要掩飾美國的種族主義。不過，鮑威爾先生並沒有甚麼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謊言，他唯一的法寶是“現身說法”，以自己雖然是黑人而仍然能夠飛黃騰達的身世來證明美國對黑人並沒有人所共知的那種歧視。

鮑威爾的招待會不過是一篇“此地無銀三十兩”的笑話，然而它卻提醒人們：有人恐懼反對殖民主義，反對戰爭的運動，而且他們正在這裏積極活動，企圖把是非顛倒過來，轉移亞非會議反對殖民主義，反對戰爭的鋒芒。

晚上得到的消息說，所有二十九國的代表團都已經到

齊了。除了少數到得比較晚的而外，各國代表團團長今天下午在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別墅舉行了非正式會議：對於會議的議事規則和議程取得了協議。大家都在期望會議在明天順利召開。

萬隆人民對於亞非會議的歡迎到晚上的火炬遊行達到了高潮。大約在七點多鐘，三千多個青年人，每五個人排成一排，拿着火把，在亞非大街上的豪曼飯店，普利安格爾飯店和獨立大廈前面來回遊行。站在大街兩旁的羣衆對他們報以熱烈的歡呼。

對於一個中國人說來，這種情景使人產生類似除夕的感覺。今夜，在許多代表團的房間和別墅裏，燈光一直是亮着的。人們今夜將很少睡覺，大家都在緊張地工作着，準備迎接不久就要到來的一個新的歷史性的時刻。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一

亞非會議開幕了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世界上這麼多人期待了這麼久的亞非會議要在今天開幕了。

家家戶戶都掛起了紅白兩色的印度尼西亞國旗，在華僑住的房子面前還掛起了五星紅旗。

似乎萬隆的人民都到街上來了，到處都是一簇簇的人羣。但是，誰都能覺得今天的空氣有些特殊，比起昨天來，熱烈之中含着肅穆。

亞非大街從清早起就斷絕了交通，穿着綠軍服，戴着白